

抗日战争时期

我在安徽的经历

张劲夫 著

张劲夫题词

安徽人民出版社

抗日战争时期

我在安徽的经历

张劲夫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哲波

装帧设计:王国亮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

张劲夫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石油勘探开发公司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5 字数 149 千 插页:2

版次: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7-212-01694-2/K·464

定价:12.00

印数:00001-01000

本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由
中共安徽省委
党史研究室编印

编辑：王 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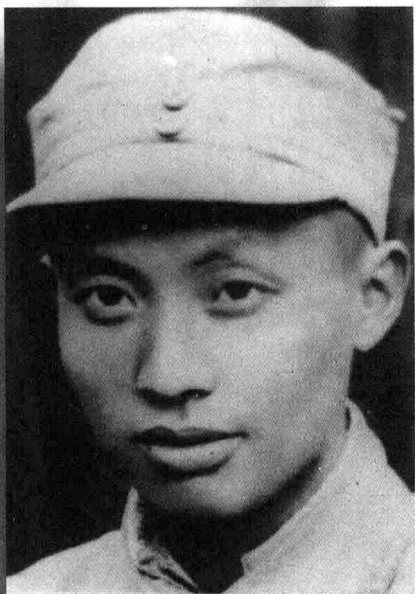
张劲夫同志在工作

张劲夫同志和夫人
胡晓风在蚌埠留影



张劲夫同志同
夫人一起游览黄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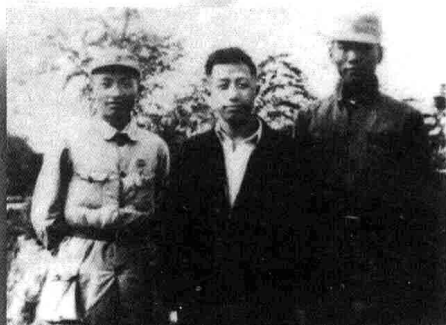
张劲夫同志参加新四军时留影



新四军五支队领导合影 左起：郭述申 张劲夫 罗炳辉 周骏鸣



新四军二师三一八政工会议合影
前排左起：张云逸 邓子恢 张凯 梁国斌 张劲夫



和宫乃泉（中）陈锐霆（右）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合影

前 言

这篇材料是1982年我离开安徽到中央工作前挤出三天时间写的,写的很仓促。最近有单位派人要为我写历史传记,我才把这份材料找出来,印了十多份,送了三份给安徽省委负责同志审阅,送了一份给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我在送去的信中建议:或存档,或在有关刊物上发表,或印成小册子,免得有些市、县做党史研究的同志经常来访问我。我年已八十五,精力日益衰退,接受访问谈话很吃力,且记忆已日渐淡漠了。

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负责同志前来看我,说省委领导很重视,要把它印出来。我听后很高兴,很感谢省委领导的重视和关心。这份材料中所叙述的,除抗战开始后安徽省党组织是怎样恢复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是如实地记录了1939年后国民党如何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掀起反共高潮的;党中央派少奇同志前来,如何实现党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的;华中第一个以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是怎样以弱胜强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取得自卫反击战的胜利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过来的。少奇同志初到津浦路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约军队、地方负责同志传达党中央的精神,当时聆听少奇同志谈话的现在只我一人了,其他同志都已辞世了,把我当时听过后记下来

的谈话精神告诉今人,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印出来给大家看,是必要的,是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也反映了少奇同志对党的重大贡献。

“发展华中”战略任务的实现,对后来解放战争提前取得胜利,解放全中国,是起到重要作用的。因此,“发展华中”战略任务的实现意义是重大的,这是值得后人很好记取的。

我因时间关系写得很简要,不够详尽,这就要其他同志来补充了。感谢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找到当时四份材料,作为附件一同刊出。这些附件对于了解根据地的工作,是有参考意义的。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也是有借鉴作用的。

张 劲 夫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日

目 录

前言	1
一、上海—武汉—六安	1
二、在大别山	31
三、淮南津浦路东路西根据地的建立	60
四、三角斗争——根据地巩固	91
五、抗战胜利	115
后记	127

附录

民众动员工作中的青年动员问题	133
江北部队政治工作总结报告提纲	139
东庙区七贤乡的让息斗争	174
路东劳动互助的几个初步经验	188

一、上海——武汉——六安

约在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一天,我从当时处于抗战前线嘉定县的某地,乘军用运输车于夜晚回到上海租界,见到了王洞若同志。那时我带领一个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广东军队的六十六军地区,从事战地服务工作,我担任团长,张敬仁同志担任中共支部书记,党组织的关系归国难教育社党团领导。上海“八·一三”抗战后,郭老(郭沫若)有一次带领文化界人士前去劳军。之后,担负浦东防务的国民党军事指挥张发奎表示欢迎文化界人士到部队帮助做政治工作,想恢复北伐战争时期的部队开展政治工作的传统。中共地下党经过研究,支持这一做法。据我的记忆,采取的方式是以抗日救亡团体名义,组织战地服务团去进行工作。因国民党军队都设有政训处一类机构,是受军统控制。战地服务团保持独立性,协助军队从事战地服务工作,不归政训处管,保证做到在地下党领导下,视情况发展,可进可退。最初成立的文化界战地服务团,张发奎请郭老挂名,想捞政治资本,郭老未挂名,由钱亦石同志出面担任团长。由于受到张发奎的影响,当时在上海参加抗战的广东籍的军人,许多部队都邀请上海各抗日救亡团体,组织战地服务团前去战

地工作。具体负责和各抗日团体接谈商办此事的,是张发奎部设在法租界的驻沪办事处负责人杨德昭。杨原来是陈济棠驻在上海的代表,陈济棠下台后,这时成了张发奎的代表。此人颇有活动能力,认识上海各有关抗日救亡团体的人较多。记得当时广东籍的军人罗卓英部请了妇女救国会组成了妇女战地服务团,由著名女作家胡兰畦(《在德国女牢中》作者)担任团长。叶肇部则邀请国难教育社组成战地服务团,由我担任团长。还有吴奇伟部也邀请国难教育社组织战地服务团,记得去了刘季温等几个同志。还有哪些战地服务团则记不清了。由日本回国的一些留学生,由柳乃夫负责组成了一个内地救亡宣传团,好象未到上海战地前方去,到内地去了。总之,当时组织爱国知识青年成立战地服务团,抗日救亡宣传团,曾风行一时。我负责的战地服务团,就叫六十六军战地服务团。叶肇是军长,直接和他发生关系,具体负责和我们经常联系的,是叶肇指定的他的一位亲信参谋处长,此人掌握实权。参谋长姓华,是十九路军的,未掌握实权,和其政训处根本不发生关系,互相都存有戒心。战地服务团这时能做的工作,是对其军队所在地附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支援军队作战。有些弹药、服装、伤兵等运输工作,动员附近群众帮助其兵站及时运输,也就是主要是帮助军队搞后勤工作,在这点

上,部队比较欢迎。我们提出到其战斗部队去做点宣传工作,则遭到婉言谢绝。理由是前方不安全,他们要负责保证我们的安全,因此不便到前方去。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设想的帮助国民党军队恢复大革命(北伐战争)时期的政治工作传统,实际证明是做不到的,是一种空想。国民党不管是中央军还是广东军、杂牌军,尽管表面上有时也说点漂亮话,但都要牢牢掌握住兵权不受影响,则是共同的。即使在抗战开始时,部队在前方浴血抗战,实力派对掌握兵权的警惕性也是很高的。至于不妨碍其掌握兵权的地位,服务团帮他搞些后勤工作,受到欢迎这是很自然的。

我见到洞若后,洞若告诉我,中共江苏省委已成立,省委负责军事工作的,是新从延安来上海的张爱萍同志。我们的组织关系,今后不归国难教育社党团,转归中共江苏省委,直接由张爱萍同志领导。洞若要我即去和爱萍同志接头,接头地点是卡德路卡德旅馆二楼某号。我很快找到了爱萍同志,其屋子里有三个人同住,除爱萍外,一位是余立金,一位是吴克华,都是从延安新来上海的老红军干部,都担任过红军师长以上职务。我高兴极了,见到的不仅是红军,而且是老红军干部,可以跟他们学干军事工作了。爱萍同志和在座同志一起研究决定,以中共六十六军战地服务团支部为基础,成立战地特别支部,派余立金

同志随我去工作,支部书记仍是张敬仁,余立金和我都是支委。原来的支委林一心同志已回租界里有别的任务,就不去了,张健同志原来是支委,仍保留,支委还有谁已记不清了。这个战地特别支部,直接归爱萍同志领导(后来知道他是省委军委负责人)。特支负责统一领导当时在战地广东军队各部队的战地服务团的地下党工作。吴克华同志派去常州另有任务。因当时战事发展变化情况难掌握,万一与爱萍同志联系不上,我们可以到南京梅园新村找八路军办事处。这次接头,用了很短时间就这样决定了,余立金同志即和我一起出发了。当时处于抗战爆发初期,群众抗日热情高涨,团结御侮一致对外的口号提得很响亮(当时地下党在上海用这样口号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是在租界内,党的地下活动和抗战未爆发前相比已大不相同了,在卡德旅馆二楼一间屋子内我们四人研究这样的问题,毫无不安全之感,不似以前做秘密工作时戒备得很严很紧,时时防备国民党密探、军警的破坏。立金由延安初到上海,组织上给了一些制装费。他除制衣服外,还买了一个手提皮箱,一床羊毛毯,全部家当都装在箱子里了。我俩仍然乘坐军用运输车,在夜晚由法租界经南市绕路回到了战地服务团驻地。当时驻地处于沪宁路路南,离安亭不远,前线是在嘉定、宝山一带,隐隐约约可以听到炮

声,机枪声听不到,可见离真正的接火线还有相当的距离。中共战地特支正式成立了,与罗卓英部的妇女战地服务团地下党关系接上了,吴奇伟部的地下党关系也接上了。各服务团情况都差不多,要找机会直接向部队士兵做工作很困难,大致都在驻地附近做一些宣传工作、防奸工作(当时汉奸活动很猖獗),还有就是动员民工帮助军队搞军用物资运输,有河流的地方,还动员船工运输。和其部队搞兵站工作的基层军官倒有接触机会,不过这些人往往搞些贪污物资的名堂,吃、喝、嫖、赌,只要有机会就干,许多都是和主管长官有关系的私人,品质好的不多。加上时间不长,一直未能找到党的发展对象,只是一般地对其讲些坚决抗战到底的道理,他们表面上还是能接受的。

当时的群众情绪,一方面拥护抗日的热情高,一方面又感到彷徨,万一军队抗不住,向后撤退,老百姓怎么办呢?这一带小集镇的茶馆多,赶集的、喝茶的人非常关心战局,但无人给他们指出答案。我们当时接受的任务,只明确帮助国民党军队坚持抗战,推动国民党军队进步。至于国民党军队撤退后怎么办?是否留下来组织群众坚持游击战争,没有得到明确指示,因此我们未能回答群众这一问题,更缺乏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的准备。

到了十一月上旬,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很快占领

松江县城,浦东一带的国民党军队迅速西撤。这时已无法回租界与爱萍联系,也无法通知由特支领导的其他战地服务团的地下党组织,我们特支所在的六十六军战地服务团,也就跟随六十六军部队向西撤了。第一步撤到昆山,接着经过苏州西撤到无锡,住了几天,战地服务团住在青阳镇附近的农村。这一带已筑有国防工事,国民政府要坚持在这一带抵抗,也看到一些军队在挖工事。六十六军有一个师已撤退到金坛,我们服务团有一部份同志也撤到那里。在这一段西撤过程中,有时下小雨,道路泥泞,鞋子陷在泥地,走不快,许多人干脆脱下鞋子,赤脚在走。记得那位参谋处长有一次也只好脱下鞋子,赤着脚走。也许是广东人有赤脚走路的习惯,走起来象是很不费劲的。沿途所见景象,使我终生难忘。沿铁路两边村庄,居民都已跑走,见不到人,民宅被国民党撤退官兵洗劫一空。有时在铁路边,看到国民党士兵枪杀老百姓的场面,老百姓尽管跪在地下苦苦哀求,但枪声一响还是倒下了。据说枪杀的是汉奸,过路的部队谁也不去过问。究竟是不是汉奸,还是勒索未遂而枪杀,也搞不清楚。驻在我们附近的有些国民党部队,成了散兵游勇,任意抢劫财物,强奸妇女,用手榴弹炸鱼吃,军纪之坏,令人发指。如鲁迅深刻解剖过的某些人,对狼是羊像,对羊是狼像。目睹这一切,使我为实现抗战